



現代人不同於李白的年代，不可能像他那樣，亦詩人亦劍士的豪縱與曠達。尤其他輕財仗義，慷慨任俠，更不是時下一般現代人所能追隨得到的。所以，他那不為哀愁所壓倒的一點倔強，從不向權貴低頭的那份驕傲與尊嚴，為甚麼不令人讚賞呢？

我們可以想像得到，假設他肯隨俗逢迎，長伴帝皇而享盡富貴的話，那麼，他就不能自由自在地縱情詩酒，漫遊天下名山大川，以其複雜豐富，變化萬端的多難多彩的人生經驗，隨興吟詠，為我們留下不朽的詩之遺產，終於讓他成為我們所愛戴的詩仙了。

正因如此，所謂「不食人間煙火的隱士」，早隨古老的傳說飄逝；而整日為衣食奔走，活在都市的現代人，哪個不在複雜的事物中，與緊張和沖激下，弄得筋疲力盡？偶爾接近自然，想借助外在豁壑的陶

養，那也只能暫得片刻的安享，到底屬於自己的閒暇太少了。

大自然是無限遼闊、舒展、寧靜與和諧的，它除了能讓我們的精神至為舒服之外，同時還能把起自我們心中的一切哀愁拋開，甚至達到那種忘我之境。

從此，一有機會，我總在使自己化解在自然的心態中，去引發那具有深涵的新意境。無可諱言地，誰能在自己的心靈中，貯一泓秋水？或是藏幾處丘壑？讓翠嵐蒼波點染自己心靈而有個超越現實的憑藉；或使自己的心能常養一分春！總之，要理解自然山水，是以古人的眼光，或今人的感應，都可以各是其是的自由，不必過於拘限才對。古人以詩譬諸遊山水時有謂：「唐詩則如高峰遠望，意氣浩然；宋詩則如曲澗尋幽，情景冷峭。」所以山水與詩的風格，都可以有其突出與殊異，而不必同一概念的。

且說如今的我，方從自己投宿的古寺走出來，面對不遠處的山坡，一帶婆娑的叢竹，彷彿風把竹兒當成樂器，輕彈使人難忘的一曲抒情。

我從愈走愈陡的山徑，慢慢地登上了山的峭尖；跟著，我走入一片淺灰色的迷濛中。霧似一襲極薄的輕紗將我披上，怡然在那種富有詩情畫意的韻味。

翻滾而來，還有雲的浪，雲的浪似乎在翻滾著我。

於是包圍著我的景物都不分明了。山峰、樹群、古寺，都消失在無邊的迷茫之中，偶爾仍然會感覺到，它們是似近還遠，似遠卻還近

哩！啊！我好高興地看著，乳白色的雲浪自山腰徐徐升起，而位半山的我，腳踏著這一層層的雲海，自己呼吸的雲，吞吐出來也是雲；驀地我擁抱著雲，且圓舞著雲，隨它飄搖，隨它凝定，而我笑不攏口，自己真正的是一片雲了。



身如御風凌雲，我遂想起了詩人羅門，他在溪頭遊一詩中這樣寫過：「山在雲中走，雲在山裏遊。……雲遊，千山動，雲靜，山已睡了千年。……一隻林鳥，穿過千樹，碰碎滿山的青翠，滴滴落入泉聲……」從他的詩中，讓我更能舒暢心靈，同時也能容納自然美好的一切。因此自身就在江山留勝蹟，我輩復登臨了。

突然間，眼前一亮，心境一寬，原來自己已登上了絕頂了。真如李白詩中說的：「登高壯觀天地間，大江茫茫去不還；黃雲萬里動風色，白波九道流雪山。」暫可吟詠此情此景。屹立山頭，才領悟到山的巍巍，才欽佩了山的唯我獨尊的氣概！令人感到豁然開朗的，似乎是與山在一起望呢。杜甫的「會當凌絕頂，一覽眾山小。」實在使自己站

在此一絕頂，大有奇峰突起的姿態呢！所謂：「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。」當你讀到這出色當行的詩句，竟含有不少的哲理，或者當你與山把臂聯歡的時候，你就會透徹與體會到蘇東坡寫山，自有其獨到之處了。

啊！「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昔。」人真正做到，己外浮名又外身的時候，還有甚麼其他的冀求呢？而自己本來是：此行不為鱸魚膾，自愛名山入剡中啊！

黃山谷說得不錯，「及身強健且行樂，一笑端須值萬錢。」不是嗎？人的健康應歸第一，有了健康才有充沛的生命力。假如長時間病臥床上，那有甚麼樂趣可言！因而趁著身強力健時就該及時行樂。

的確，能心胸開朗，凡事樂觀，何嘗不是人生一寶。所謂：「人生難逢開口笑」，若常能放懷大笑，對身心確實有莫大的裨益，其價格何止區區萬銀錢呢？因此當我感覺到那無法遏止的喜樂，以及在得意忘形中，早就溫婉妥貼在黃山谷詩中的那句：「未到江南先一笑」了。

懂得幸福的人，是永遠也不想離開大自然的人。也不知甚麼時候，我竟坐在這亭子裏想；滿心的怡紅快綠，與一襟無暑，偶而有陣蟬鳴，嘒破這一山寧靜；但也只是鳴者自鳴，默者自默。不期然而然地，我從大衣的口袋，拿出一隻扁瓶的白蘭地，打開瓶塞，就如此地喝了一口；於是酒把我引進想像的幽渺中，示阮籍，亦稽康，尤其劉伶藉酒玩世地漫漫醉語；想不到，午於蔓衍及飲過煙波之後，連個殘陽也酡

著醉欲走了。

又是「黃昏半在下山路，卻聽泉聲戀翠微」。學不成孟浩然，我只好走下歪歪斜斜的山路，慢步走回那隱隱約約露出一勾簷牙的古寺。

隔峰下的日夜長流的碧溪，正蜿蜒向西流。幾時一條長虹，打天空一直掛落到溪上，而幾隻烏鴉，停足於被夕陽映染著紅光的楓葉上，不知它們在翻覓甚麼似的，讓我好奇地一直在注視。忽的我又想到唐人陶峴的：「鴉翻楓葉夕陽動」！由於它是我早年所喜愛的一句詩，所以至今仍留有極深刻的印象。這句詩無非在表現一種微弱的錯覺。楓葉遮映著夕陽，鴉翻楓葉，楓葉在動，乍看起來有點像夕陽在動，同樣是相對運動所造成的錯覺。認真來說，古人喜歡以禪喻詩，是不亞於現代人寫現代詩，說得很玄虛。其實「夕陽動」的狀態不難理解，人人都是可以加以體驗的。

從這句詩引起我詩情如酒，少不得亦步亦趨，替它草擬出一首七絕：

虹尚飲溪一鏡明，

慵知情在與無情；

鴉翻楓葉夕陽動，

過客馬蹄魄不驚。

說到「夕陽動」，我以為它仍具有一種積極性的意義。夕陽不應該被歸屬於悲觀、絕望，相反地，它就是要趁著這一息尚存的機會，儘

量地做到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的宏偉的思想和行動。而若把鴉人格化，它翻的是感情（楓葉），不論往者已矣，或是來者可追！都一樣地使人有不重複其失敗的經驗，反須打疊精神，隨時迎戰現實。

人的存在雖有互異，但不在生活中豎降旗的心理，則是一致的。

古寺的暮鼓與晨鐘齊鳴，不免使我驚起，沉思，惶悚，終於愧悔難安。難道古道盡衰，斯文掃地，世人只愛物慾享受，不惜成為行屍走肉嗎？而人類可貴的生命，究竟活著是為甚麼？

也許是隻獨飛的失群之鳥，偶然找到孤生的松樹那樣，既有託身之所，也可以暫為棲安的自我滿足。當然更已無動於甚麼不遇的蒼鬱，反而是古人的俠氣豪情，能使自己意氣英發。跟著從救苦救難的觀音菩薩，我聯想到大節凜然，成仁取義的鑑湖女俠—秋瑾，她不但詩詞鳴世，而且真正地能以生命在寫了。且集她的兩句豪語：「好將十萬頭顱血，須把乾坤力挽回」作奉獻。相信對人對己都有一番鼓舞的作用。

踏進寺內，在佛殿神前，我雙手合十：何時我才能夠，胸中有佳處，涇渭看同流呢！